《販書日記》作者考--兼論所見書賈譚篤生資料

郭明芳*

前言

《歷代日記叢鈔》(北京市：學苑出版社，2006 年 4 月)冊 167 收有一部《販書日記》，民國間稿(抄)本，作者不詳。俞冰撰寫的〈題要〉稱：

> 本書不著撰人，年代不詳，似應為民國年間，為該年正月初一日至八月十二日居家日記，內容為作者居家養病，並於其間來往於京、津之間，養病之餘，主要蒐羅古籍校刊〔勘〕圖書。經常與書商來往，求購珍本，還常去琉璃廠購書，又與友朋切磋攷證，其中每每提到一位稱『傅丈』的前輩，頻繁交往，書信往還，常常請謁。《日記》最後一則為傅丈去杭州觀潮前來與之辭行，可見交厚。其中正月初十一則記載，兩天前所見項氏萬卷堂刊《東觀餘論》。議價未諧，為傅丈購得。又有《齊乘》嘉靖本，傅丈剛要購買，不巧被一友人拉去交談，此時作者甫至，恰巧購得。作者稱「余所先見者傅丈乃得之，傅丈所先見者余乃得之。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其信然矣。」一時傳為購書藏書佳話。(頁 403)

通讀此部《販書日記》發現，它並不是書賈販書記錄，而爲某藏書家每日記錄。而記主爲誰[1]，時間斷限如何，或許可以就內容進行推求。

一、《販書日記》撰寫時間考述

關於《販書日記》撰作時間，筆者就《販書日記》本身所提供線索來觀察。《販書日記》正月初九日記：「……並是宗室伯希〔犧〕祭酒『鬱華閣』遺物。壬子歲，景賢得之，待價而沽，三、四年來，竟無一能好之者而有上力者，……」

這裡稱的「伯希祭酒」即清宗室盛昱(1850-1900)。盛氏亦爲藏書家，其舊藏壬子歲散出，完顏景賢(？)得之，三、四年來無一有力者能購藏。壬子爲民國元(1912)年，三、四年來，或應爲民國三(1914)、四(1915)年。因此日記或可訂爲民國三、四(1914-1915)年間。

《販書日記》正月初十又記載：「宏遠堂攤有項氏萬卷堂刊《東觀餘論》，予於初八日見之，議值未諧，體倦遽歸，今日爲傅丈購得。」

---

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。

[1] 王曉娟有〈販書日記作者及記時考〉(《文獻季刊》2011 年 2 期，2011 年 6 月)一篇考論是書作者，雖與本文結論相同，然是編就「中國國家圖書館」所藏唯一性資料所考出，則與本文不同，可相互參看。

而於《販書日記》中屢稱「傅丈」者爲一頗知目錄版本學者。民初，在北京傅姓版本目錄學者，傅增湘(1872-1949)爲著稱，或許是其人耶？查傅增湘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 年 4 月)，「東觀餘論」條之二所記亦有項篤壽「萬卷堂」刊本，且該條末注：「乙卯正月收於廠市」(頁 618)。乙卯爲民國四(1915)年，所記正月亦合《販書日記》。故《販書日記》撰作時間可確定爲民國四(1915)年正月一日至八月十二日，文中所稱「傅丈」者爲傅增湘。

二、《販書日記》作者考述

此《販書日記》記主爲誰？吾人從上可知，記主必與傅增湘認識且爲友朋，然確切爲誰，吾人亦需從《販書日記》內容本身來尋蛛絲馬跡。

查《販書日記》正月初五日載，記主還傅丈書外，又借「宋版《韻補》一函」。傅增湘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，「韻補」條之二按語：「此書余舊藏有元刊本，友人吳佩伯(慈培)校過，謂尚不及此本佳也。」(頁 130)

又《販書日記》中亦記記主身體不佳，且正月初八日載，自甲寅(1914)年「十一月中偕眷入京」醫病。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「山海經傳十八卷」條有錄一吳慈培跋語，稱「今(甲寅)春予購得黃省曾刊本……」，末又稱：「甲寅臘八日校畢，時以久病來京師就醫，今日吐血三口……」(頁 659)云云。故可確定此日記記主爲吳慈培。

又《叢鈔》168 冊收有《吳慈培日記》，其〈題要〉云：

> 吳慈培，生卒年不詳，事蹟闕考。本書為民國元年(一九一二年)十二月初九日至民國二年(一九一三)二月初三日間吳氏《日記》手稿。內容多涉及古書收藏校點，家居會客，文人往來，觀劇對奕，其中經常涉及「傅丈」其人，談到校讀收集古籍最為專工，雖有不同板本著錄，可資參考。(《題要》，頁 411)

兩篇《日記》內容類似，爲同一人更爲明確，二者應合璧爲一觀之。吳慈培生卒未詳。按，傅增湘《藏園群書題記》〈成化本高太史大全集跋〉：「今佩伯下世殆及二十年……，戊寅(1938)春藏園識。」(頁 831)此以推算，1938 年爲基準，不滿二十年，吳或卒於 1917 年左右。又據陳贛一《新語林》稱，吳「年未四十而卒」，既言未滿四十，當超過三十五以迄三十九歲，如在三十至三十四，或言「年三十餘歲卒」。據此，其生年最早當在 1878 年，最晚不過 1883 年。[2]

吳慈培字配伯，號偶能。雲南保山人。陳贛一《新語林》稱，「工書，精

[2] 王曉娟文引鄭偉章《文獻家通考》作「吳慈培約卒於 1916 年，歿時年甫三十。」此說不知何據，王曉娟亦未持肯定此說，他接著稱「如果此說不誤」云云。當然依所收《吳慈培日記》看，不管依何說，自然不可能是光緒間所爲。

考校之學。以道員隨東督徐世昌任秘書，已而調北洋任『官報局』總辦，入民國仍舊職，朱家寶巡按直隸，耳其賢，任爲秘書長，薦以道尹存記。」又據《東三省政略・資議廳議案》署「議員吳慈培謹題」，或嘗任民初國會議員一職。

吳氏亦爲當時藏書家、版本校勘學者，與同時代文人甚有交往，曾屢次代傅增湘過錄批校，抄補古籍(見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)。傅增湘《藏園群書題記・校漢紀書後》記，「自壬子(1912)入都，即已銳意收書爲事，耳目之所及，足跡之所經，古寺冷攤，時有奇遇，故家舊邸，亦得窺觀。由是奇書秘冊，半入庫藏，積年累月，日以充溢。一時同好者，爭與賞奇析異，意興飛騰。丹鉛校勘，約爲課程，瓿酒往還，時得通假。……自德化(李椒微)夫子以次，如董誦芬、章茗理、鄧正闇、吳松隣、袁含雲、吳偶能、陶涉園、朱翼厂諸公，皆能窮搜博採，家富萬籤……」(見《藏園群書題記・方百川先生經義跋》，頁 876)又於「壬子、癸丑之間(1912-1913)，余(傅增湘)蟄居海濱，與保山吳佩伯慈培互結丹鉛之約，郵筒往還，殆無虛日。……」(頁 112)

「吳佩伯才華英發，爲楊杏城侄婿，年未四十而卒，楊哀之曰：『佩伯于社會爲名士，于政局爲良吏，于吳氏爲令子，于楊家爲賢婿，竟不幸如顏淵短命，惜哉！』(見陳贛一《新語林》)吳氏藏書，編有《慈培書目》(今藏「中國國家圖書館」)與《書蟫香室知見明版善本書目》(此《目》見於 2010 年中國嘉德拍賣)。

三、《販書日記》所見書賈譚篤生資料

《販書日記》中所記書賈譚篤生(？-1912)資料頗有價值，且對於譚賈歿後一樁公案，足以供考察。

春秋經左氏傳句解卷之一
魯隱公一
林堯叟注

臺北「國圖」藏譚篤生舊藏《春秋左氏傳句解》書影

譚篤生爲清末琉璃廠書賈，其資料散見倫明《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》、孫殿起《琉璃廠小志》與傅增湘《藏園群書題記．宋刊方言跋》數種。

> 正文齋書店主人譚篤生熟版本，光宣間執書業之牛耳。惟好以贋本欺人。又，內監時盜內府書出售於譚，因以起家。歿於壬子(1912 年)，無子。歇業後，剩餘之書由其戚孔某在文昌館封賣，凡三四次始盡。[3]

又

> 正文齋。譚錫慶字篤生，冀縣人。於光緒二十五年開設(先於光緒十六年在文昌會館經營數年)，所藏多古本、精抄、家刻之書，惟往往魚目混珠，略有失神必受其騙，蓋仿舊鈔本為其特長也。並藏有《長安獲古編》、《歷代名人年譜》等版，經營二十餘年歇，後易孔羣書社。(《琉璃廠小志》，頁 116)

又

> 壬子(1912)春，余客燕京，適盛伯羲祭酒遺書散出，正文齋譚篤生、弘遠堂趙聘卿以二千金囤載數十篋入市。余詣弘遠堂，睹此書，告以此蜀人遺著，頗欲得之。趙云：「書為合貲公置，若此書歸我者固易言也。」既而列架拈鬮，此書竟為譚估所得。譚頗識版刻，恆以高價居奇，余往問值，則云非五百金不可。時絀於資，告以二百金，不可得，遂綴議，回津後私自歎惋而已。會伏暑，潭邁疾，孫君伯恆為調護之，疾篤，持此書告伯恆曰：「傅君常欲得是書，吾固心許之，特價未諧耳。今余病恐不起，藥餌之資不足於用，願得二百金歸之。」余感其言，急持金入都，載之以歸。…(《藏園群書題記．宋刊方言跋》，頁 47-48)

以上所述多爲後人所援引，如沈津〈浙江解進書目--兼說書賈譚篤生〉(《老蠹魚讀書隨筆》，頁 100)。今於《販書日記》中有發現相關資料，或可補上述資料之不足，或正上述資料之缺遺。

吳與傅同爲書友，吳因傅之介得識篤生，

> …傅丈因之購譚估遺書數種，歲暮介余與相識，為購得畢效欽刊《爾雅》、《廣雅》、《埤雅》，及於所觀《列子》皆譚估遺物也。…(《日記》一九一五年正月初七日，頁 541－542)

兩人對譚皆有書籍上的交關，《販書日記》同日記譚篤生歿後書肆狀況，云：

[3] 引見倫明《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》，見徐雁、譚華軍《續補藏書紀事詩傳》，頁 428

…孔春霆〔亭〕出示元刊《沖虛至德真經》索值八十元。孔業鬻新書，亦略識舊版，設肆於廟之東鄰，曰「益晉書局」。其人極誠篤，與老書估譚篤生為友。譚歿後，其妻為戚趙某宏遠堂肆主所欺，產幾傾。賴孔調護得全，可謂勇於為義者矣。…

以上記載與上述諸家頗有出入。傅記云，清宗室盛昱書散後，爲譚與其戚宏遠堂趙辰選以二千金所購得。按，盛昱舊藏，譚、趙合購，得之部分；大部爲景賢所得。《販書日記》亦記云：

正月初九日。……並是宗室伯希〔犧〕(按，即盛昱)祭酒鬱華閣遺物。壬子歲，景賢得之，待價而沽，三、四年來，竟無一能好之者而有上力者……

譚篤生初以內廷流出書起家，其頗通版本之學，然亦以此欺生疏客人。譚估與趙估合購盛昱舊藏，然譚於業界名聲不佳，繼之以與合夥趙氏共購盛昱舊藏而欲獨佔應是可能。在譚過世後，趙欲取回原本應得者亦合情理，應非吳慈培所說的欺凌譚估妻小。在這裡吳慈培所言，最後是透過譚估友人孔春廷所調停，此案得以告終。孔春廷者，是譚估友。這與上述諸家記載不同。於倫、孫二則資料中，一言爲其戚孔某所得，一言爲孔群書社所得。這樁案情並非由姓孔親戚或名孔某的書肆所得是很清楚的。

譚、趙二人皆河北冀縣人，縱非親戚，也有地緣關係，蓋同爲冀縣人。而傅記云二人合購伯犧遺書販售，亦可以想見二人關係。有關宏遠堂趙氏，《琉璃廠小志》作「字聘卿，冀縣人。於清光緒二十□年開設，至民國十□年聘卿胞弟朝選，字紫垣，承其業。聘卿、紫垣兄弟兼醫理，經營四十餘年歇。」(頁 113)按，《琉璃廠小志》不明宏遠堂開設實際時間，今據台灣大學藏「久保文庫」《李昌谷詩注》四卷，著錄作「清光緒四年(1878)宏遠堂刊本」或許就是趙氏開設宏遠堂所印？

而「孔群書社」者，據《琉璃廠小志》作「張建堂字都華，交河縣人。於民國□年開設，經營數年歇，後易待求書莊。」(《琉璃廠小志》，頁 117)其非孔姓，亦與譚無地緣關係，自非調停譚遺書者。而孔春亭亦爲篤生友，經營舊書肆，《販書日記》稱孔氏書肆名「益晉書局」，然《琉璃廠小志》作「晉華書局」，並略歷生平如次：「孔慶雲字春亭，冀縣人。於清宣統間開設，經營二十年始歇業。」(頁 108)

結語

吾人可知《販書日記》作者爲吳慈培；同時又可以與《歷代日記叢鈔》

第 168 冊《吳慈培日記》合璧觀之。而此《販書日記》之價值在於作爲研究民初北京書肆與藏書家活動重要資料。文中稱傅丈者，爲傅增湘；稱孝先者，爲鄧邦述號，這都是當時著名文獻學家、藏書家，而此《販書日記》也正好提供記主與這些人交往資料，是研究傅增湘、鄧邦述交遊重要文獻。又所引之譚篤生資料亦可爲補正前人之不足。

附錄：《吳慈培日記(民國四年一月至八月中)》

正月元日。晴。

初二日。晴。

初三日。晴。同栗齋、孝先讌客。

初四日。晴。校《岑嘉州集》畢。

初五日。晴。還傅丈《岑嘉州集》二本、《鐵琴銅劍樓書目》三本，借宋版《韻補》一函。

初六日。晴。偕內入都。

初七日。晴、風。遊火神庙。孔春霆出示元刊《沖虛至德真經》，索值八十元。孔業鬻新書，亦略識舊版，設肆於廟之東隣，曰「益晉書局」。其人極誠篤。與老書估譚篤生爲友。譚歿後，其妻爲戚趙某宏遠堂肆主所欺，產幾傾。賴孔調護得全，可謂勇於爲義者矣。傅丈因之購譚估遺書數種，歲暮介余與相識，爲購得畢效欽刊《爾雅》、《廣雅》、《埤雅》，及於所觀《列子》皆譚估遺物也。至翰文齋攜日本影刊宋本《千金方》改裝十四本、新印《郘亭書目》裝訂四本。

初八日。晴。遊庙攤。予自去年五月初患音啞始，則回循未治。及入冬，病劇，又爲庸醫張介眉、馬慕蘧、唐公柔等誤以標病之啞爲本病之失音，竟投滋補數十劑，病乃益篤。十一月中，偕眷入都，寓芰青丈家養痾。臘初，趙丈小魯荐滿洲星吾年丈尹良醫予疾，始曉然已前諸醫之謬，亟用卒通法以祛積邪。進小青龍湯、爪蔞、薤白、桂枝湯各數劑，望日後所患日有起色。臘杪，歸津度歲，星吾丈與一方，麻桂、生軍竝用以降肺邪。初二服此方，溏瀉甚多，痰糞俱下；夜間更欬吐痰水盈盂，積邪似除患當益損。然翌日胃納頓衰，啞亦復劇，精力且與之俱減。客臘恆至琉璃廠訪書，歷肆十餘所，案頭架底，窮力探搜。抵暮歸寓，殊不覺疲。昨今遊庙，閱數攤已憊不可支，視旬日以前庭矣，加之舊患，牙痛近復增甚，痛苦叢集，生趣索然。

初九日。晴。聞滿州景賢售宋刊《禮記正義》、《張于湖集》、《黃氏補注杜工部詩史》、《王狀元注蘇詩》於袁豹岑，價萬元。《禮記正義》七十卷，淳

熙三山黃唐刊版，卷末有跋□行，銜名十二行，字大如錢、白桑皮紙印，三旁寬廣裒然，二十六冊完好如新，可謂天壤間奇寶，當與天祿琳瑯所藏趙文敏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鼎峙。《蘇詩》密行小字，濃墨初印，精瑩奪目。余於去年祀竈日，因傅丈訪景賢請觀，得見此二種，爲之心醉神移者累日。《于湖集》、《杜詩》未見，要皆稀世之珍，諸書竝是宗室伯希祭酒鬱華閣遺物。壬子歲，景賢得之，待價而沽。三、四年來，竟無一能好之而有大力者，今以歸袁氏，雖未得所，然景賢守之數年，不效某某嗜利輸諸異域。袁氏得此，雖未必能愛護表章，有益古人。然袁氏不費巨金於聲色狗馬，獨費之於書，是皆可謂難能而可貴矣。余於《禮記》、《蘇詩》僅乃一見，猶爲厚幸。自今以往，則永巷長門，深扃秘鑰，窮措大雖欲徒作大嚼，亦不可得，可勝嘆哉！

初十日。晴、風。昨服葍三錢，杏城丈所教，爲瀉傷胃陰，以此救之。夜眠甚安，今日精力亦振。星吾丈來診，方中亦用葍。遊庙遇傅丈。宏遠堂攤有項氏萬卷堂刊《東觀餘論》，予於初八日見之，議值未諧，體倦遽歸，今日爲傅丈購得。又有《齊乘》，嘉靖刊本。傅丈方欲購，適一友拉與談，而余繼至遂購得之。兩書皆佳本而流傳極罕，故傅丈及余各不免懊惜之意。然余所先見者，傅丈乃得之：傅丈所先見者，余乃得之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，其信然矣。庙攤櫛比，佳書殊無所見。數年前尚不至是，古書真有澌滅之憂，《齊乘》價六十元。又購聚珍版《涑水紀聞》，價五元。

十一日。晴。遊庙遇杏城丈、傅丈、孝先，汲侯。以五十元購嘉靖刊《歐陽文集》五十卷。至翰文齋購《輟耕錄》玉蘭堂本，價三十元，未付。同傅丈、俞年丈、階青、許汲侯至勸業場飲茶。傅丈云：「袁氏買景賢書，價萬二千元，尚有《纂圖互注周禮》、《春秋胡傳》，皆宋刊也。」

十二日。雪。郭小麓招飲。寄伯父書、二姊書、濟川書、李子東書。

十三日。陰。詣星吾丈求診，方用桂枝、菖蒲、根木、通括、蔞皮各二錢，竹茹、人參各三錢，細辛一錢，大棗五枚，白蜜一匙。招孝先、傅丈餐於至美齋。至肆雅堂見《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》上中下三卷、宋刊釋藏本，汲古閣、安麓村、畢瀧舊藏，索價六百元。至宏遠堂見元刊《歐陽文忠集》，即天祿琳琅所稱字法規仿規鷗波，深得其妙者，雙邊黑口，半版十行行廿字，楮墨俱絕精，完整如未觸手，然索價至五千元，亦駭之聽聞。蓋近來好書絕少，偶一遇之，書估視爲奇貨，不計物之所值，且並不計必無售主愚亦甚矣。又《山谷精華錄》半版九行、行十五字，《周易本義》五卷，半版九行、行十□字，李賀《錦囊集》四卷、第五卷《外集》半版七行、行十五字，皆巾箱

本。《精華錄》字體特端勁，與四十元不允售。以十三元購《博物志》、《續博物志》皆弘治乙丑都穆跋、衢州推官賀志同刊，亦罕覯也。同孝先觀劇，抵暮，風作寒甚。

十四日。大風、霾。

十五日。晴。

十六日。晴。星吾丈來診，方用射干、黃爵金各一錢五分，麻黃、玉竹、大刀子、款冬花各一錢，僵蠶、蟬衣各七分，生石膏二錢。

十七日。晴。

十八日。微陰。

十九日。大風。霾，晝幾晦。得二姊書、寄李子東書。

二十日。晴。至宏遠堂。連日病甚，殆無生趣。今日勉強出門，精神既困，喉齒痛楚不勝，在宏遠堂小坐輒歸。李子東從上海購寄成化本《政和本草》二十四冊，鑱印都不佳，交楊述祖攜至天津，轉付新銘輪船，茶後孫貴寄還之。

二十一日。晴。星吾丈來診，方用茯苓五錢。桂枝、於朮各三錢，炙草二錢。

二十二日。風、霾。得伯父書、寄伯父書。

二十三日。陰、寒甚。得濟川書、寄濟川書。

二十四日。晴。至琉璃廠，聞直隸官書局新自山東買書回。予拉肆雅堂夥同往觀之。狼籍庭，殊無好書，再三翻檢，見舊抄《說文繫傳》一部，尚非尋常市物，以二十二圓購之歸。星吾丈病不能來診，予喉痛益急，不得已撿去臘星吾丈所開括簍、桂枝、薤白湯方，重服之，至晚痛即稍緩。

二十五日。晨微雪旋晴。伯母自天津來視予疾，濟川亦來，可感甚矣。

二十六日。晨微雪旋霽。得璞山書

二十七日。晴。寄伯父書、寄章式之書。

二十八日。晴。得李子東書。寄李子東書。得伯父書。

二十九日。晴。謁星吾丈診，方用茯苓五錢，泡附片炙甘草、煆硃石、西洋參各三錢，肉桂、砂仁、牛膝各二錢，沈香一錢。至文友堂購明刊小字本《野客叢書》，價四十元，未付。

三十日。晴。至宏遠堂購明刻《急就篇》，價十元，未付。肆主之兄字聘卿者，偶與余遇，問余患何由、得服何藥？余乃知其能醫，亟扣以療疾之術。渠云，此症最忌服補藥，及滋膩藥。蓋責在肺，實進補膩之品，則益實而病

甚。其識解殊異俗醫，但又謂不可服溫劑，則以星吾丈所主未符。然親友中知醫者，皆不以余服辛溫爲是。杏城丈尤力非之。星吾丈則以余脈沈弦，非進辛溫不可也。渠擬兩方，一蘆根、杏仁、萊菔子、竹瀝各等分，前三味搗汁，合竹瀝熬膏。一射干一錢，麻黃三分，杏仁、生石膏各二錢，甘草六分，苡仁五錢，煎服。第一方微涼。第二方則星吾丈去臘所用頗與之合，佐使分量稍異耳。今服星吾丈方如不效，擬試服此二方。至翰文齋見《肘後備急方》、《龍筋鳳髓判》，皆萬曆刊，攜歸未議值。

二月初一日。晴。翰文齋送來明刊注《陸宣公奏議》十五卷，無刊書序跋，審版式字體，當出正德、嘉靖間，郎注刻於元至正翠巖精舍，傳世絕希。明代繙刻亦鮮見，各家著錄，記得《曝書雜記》言，元代有某人增注，此本亦無郎氏進表，不審是郎注原本，抑後人增本。遍檢各藏目，僅《愛日精廬》著錄元刊本，其餘俱不及注本，無可徵驗。《曝書雜記》識注本最詳，行篋未攜，當向書坊借求證之。

初二日。晴。孝先來候予疾，新得《穴研齋抄書》，共三十一種，八厚冊，攜示三冊，並鈔全目錄，大抵皆野史，宋南渡後最多，元明以來亦有之。稱罕秘者《遼紀》與《安南棄守始末》兩種。《安南棄守始末》猶見於丁氏藏書。《遼紀》則絕無著錄矣。《遼紀》，《絳雲樓目》著錄，錢希聲撰，牧翁從父也，字簡栖。此二種共一冊，版心下有「穴研齋」三字，餘七冊無之。孝先以四百元購得，計每冊五十元矣。

初三日。晴。得杏階弟書。

初四。晴。得六弟書、九妹書、濟川書。

初五日。晴。傅丈來訪，云以二十元購得明鈔宋本《文苑英華》三百七十餘卷。得李子東書、寄濟川書、李子東書。

初六日。入月以來，連日晴靄，北地春多風塵，似此佳日，殊不易得。當午負暄，雖病軀亦有向融之意。得二姊書。寄伯父書。

初七日。晴。昨偶閱《楹書隅錄》，載至正刊本《注陸宣公奏議》。楊彥和〈跋〉云：「錢警石謂從邵蕙西部郎假觀翠巖刻，僅有題下注，與此殊不合，恐所見仍非原本。元盧陵鍾士益補注，予未獲目驗，今所傳有注諸本行間每附評語，或即出於士益之書。以此本校之，注多刪節，幾無一全者。凡所引書名，蓋紀月紀日，亦皆削去，使郎氏精審之處盡汨其真，不知是何妄人所爲，愈徵此本之夐乎上矣」云云。此本不但非僅有題下注，且細按注文貫串完具，決非所謂補注與刪節之本。又目錄及卷中，每題上有黑質白文標記篇

數，此等款式惟元代刻書有之，疑自翠巖本出。適茗理來候予疾，以此質之茗理，語予陸心源刊《十萬卷樓叢書》中仿元本《注陸宣公奏議》可取証也。今日至廠肆，借得《十萬卷樓》本歸寓，亟以相勘。陸刻言款式、行格悉依元刊，開卷每題上黑蓋子與此各合符，即信予所見不謬。細校第一卷惟〈論關中事宜狀〉:「宗廟無霣」，下注：「霣，爲閔反」四字，陸本所無，餘悉脗合。聞有幾字異同，寫刻者之誤耳。然則於所得，確爲重刊元本郎氏注，毫無疑義。元本固稀若星鳳，此後出百餘年明代重刻本，亦幾乎莫之知。予獨獲此珍秘可云幸矣。翰文主人索價二十元，在今日可謂賤值。至文友堂見他人送裝訂之《二俊集》，版式甚奇，雖遽定爲何時所刊，要是希有之物。物主王姓，字佩□，湘人，文友稱其所藏甚富，得價亦時售去。予託文友問價，書包上有物主自識，云「《二俊集》，孤本。」其居奇可知，恐難諧耳。

初八日。晨黃氣蔽天，日望之生怖，已刻後漸退。

初九日。陰、午後大風。

初十日。晴。

十一日。晴。日來復甚，請星吾丈來診，方用葖、半夏各三錢，吳萸、生薑、茯苓各五錢，棗六枚，黃米一匙。得伯母與內子書。

十二日。雨雪寸餘，時節近清明矣。農人以爲春雪使禾稼生蟲，故以爲憂。而祀人之私衷又以爲當春嚴慘，不知天意云何也。連宵嗆欬去作，昨夜更甚，至曉不能就枕，委頓極矣。傅丈來候予疾，並告小別一月，作浙西東之遊，真福之哉！得胡楚卿書、李子東書。寄楚卿書。傅丈云：「聞曹言南中某之近購得宋版《賈似道集》，秘不示人。」

十三日。晴。寄伯母書、濟川書。

十四日。晴。得琯山書。

十五日。晴。日來夜睡稍安。寄六、七兩弟書。得濟川書、李子東書。

十六日。晴。至文友堂，見元刊《詩經集傳通釋》，商輅補鈔，首葉自署名並鈐印二，又有鈐「山堂藏印」，古色黯黮，惜是元人說經書，不足稱珍籍耳。又見光緒初廣東布政使姚覲元影刊元板《注陸宣公奏議》，與歸安陸氏不謀同作。然姚所據元本每頁十八行、行十八字，又與翠巖本異。購歸以爲參攷之助。得伯父書，寄傅丈書。

十七日。陰。星吾丈來診，並延澄齋惲丈同診。兩丈意旨大略相同，謂少陰與太陰俱病，命門火微，脾陽不振，當亟挾脾腎，則肺不理而自愈。方用附子、桂枝、於朮、甘草各二錢，茯苓、生薑各三錢，山藥、牡蠣各五錢。

十八日。晴。段表伯父自天津來視予疾。寄琭山書、伯父書、濟川書。得王伯陶書。

十九日。陰。寄王伯匋書，得傅丈書。星吾丈來診，開大建中湯。

二十日。晴。得琭山書。

二十一日。晴。得胡楚卿書。

二十二日。晴。星吾丈來診，仍用十七日方，改生薑三錢爲乾薑二錢。今日清明節，春寒之屬，常歲所無。得伯父書、濟川書。寄伯母書、琭山書、李子東書、傅丈書。

二十三日。陰

二十四日。晴。得廉石弟書、傅丈書

二十五日。晴。得段表伯父書。

二十六日。晴。

二十七日。晴。至琉璃廠各肆，所見都無佳書。寄濟川書。得傅丈書。

二十八日。晴。星吾丈來診，仍用前方，加遠志囟二錢。寄廉石弟書。

二十九日。晴。得李子東書，寄二姊書。

三月初一日。晴。寄九妹書、得二姊書。

初二日。晴。至廠肆。夜來文明石印書局失火，翰文齋與之北鄰，幸免延燒。宏遠堂新收《詞品》六卷，楊升菴著，珥江劉大昌序刊。得石廉書。

初三日。晴。寄二姊書。

初四日。晴。得九妹書。

初五日。陰。星吾丈來診，方用於朮、炙草、半夏各二錢。肉桂、苦梗各一錢，括蔞三錢。

初六日。晴。得濟川書。

初七日。陰。寒甚。寄濟川書、得伯父書、廉石弟書。

初八日。大風。寒益甚。今日穀雨節。

初九日。風寒如昨。寄伯父書、廉石弟書。得傅丈自南京來書，云：「既遊桐廬山水，後日將登匡廬，行九溪十八澗，看採茶、杜鵑花滿山，五色燦然。並數已遊境，云：靈隱冒雨登弢光，雲氣滿衣寺門前，食竹筍清腴異常。題詩：『有苦恨良朋辜此樂，始知遊事亦關天。』爲栗齋及余發也。余固恆言清福人最難得而享，造物亦最靳。予人富貴尚可倖，邀清福斷難倖致。然茲遊不果，僕病未能；栗齋則可爲而不爲，雖同係於天情則有間。」傅丈一例而論，余不能無辭矣。校《韻補》畢。

初十日。晴。

十一日。晴。

十二日。晴。至文友堂，主人出示《文選》殘本二冊，即《天祿琳琅後編》所載，紹興二十八年明州修北宋刊本。前人墨跡、印記按之悉符，不知何時盜竊，流落人間？以二十、二十一兩卷，每卷一冊，其餘五十八卷，又不知猶在天府，抑已付劫灰？大美不完，閱之痛惜。主人言，昔年正文齋售於宗室伯希祭酒。辛亥之夏，祭酒書散，其精者多爲長白景賢巧取，此二冊亦在焉。去臘，景賢以《禮記正義》諸書售諸袁氏，飽其慾壑矣。茲乃料量及此奇零，故文友堂得爲作介求售。書并副葉六十九頁，字體撫率，更與景祐本《漢書》如出一手，薄繭紙堅潤無倫，此等書正所謂「譬之紫窯半片，便當奉爲珙璧。」姑與議價，諧否殊未可必得。寄璞山書。

十三日。陰。聞徐芷叔丁母憂，以書信唁之。

十四日。晴。至文友堂問《文選》消息。主人云「已許以每冊一百元，不允售。」欲予增價。噫！物固至寶，然以二百數十元銀易殘書二冊，豈窮措大力所能堪，徒大嚼而已。主人又言此書自意園散出，實四冊，景賢欲自留其二，以二售人，問以所留卷第，乃不能對。寄李子東書。

十五日。晴。得李子東書。

十六日。晴。得濟川書。

十七日。晴。昨晚聞傅丈歸，今日晨起亟往訪之。出示從南中新收元中統刊本《張文忠公歸田稾》附三事忠告，錢東澗批校、《漢書》明覆刊宋棚本、《圖畫見聞志》。同至致美齊午餐。傅丈爲言，桐廬山水之秀麗、匡廬之幽奇，尤以三峽橋爲□勝，使到者有終焉之志，聞神往。傅丈在滬肆見惠定宇用石經及宋本細校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，索價百六十元，予將得之，傅丈馳書議價。

十八日。晴。寄李子東書、濟川書。

十九日。晴。寄三伯父書。

二十日。晴。

二十一日。晴。至廠肆，無所見。日來氣候暄和，而予嗆欬不少減。

二十二日。晴。同傅丈遊萬生園。寄李子東書。得璞山書。

二十三日。夜來落雨，頓滌塵氛。謁杏城丈，欲至廠肆，途遇傅丈，因至寓齋坐海棠花下，談良久，約明日偕遊頤和園。

二十四日。昨宵雷電交作，大雨如注，深恐敗今日之遊。卯初睡起，則已微有霽，遊興勃然。汲侯亦同遊，辰出門已初抵宮門口，山色湖光，經而

倍益明靚，至諧趣堂，復大雨，避水閣中，數刻出宮門，已未正矣。

二十五日。晴。得李子東書。

二十六日。晴。至場肆，無所見。

二十七日。晴。同汲侯往崇效寺看牡丹，黃紫各一株最佳。黃色如秋葵，瓣不攢簇，極輕盈之態。紫色深於玫瑰，視其瓣，閃灼有光。牡丹尋常市物，絕不見有黃紫二色。此二株是否姚魏，雖未可知。寺僧逢遊人指而告曰：「此姚黃也。此魏紫也。」而爲黃爲紫，明毫無假借。花之圓徑約六七寸，株高□及人肩，黃色香尤濃，其次則淡紅。一株花大如黃紫，千瓣攢簇，豔麗絕倫。又瑤臺三四叢，盈潔可喜，此外大抵習見者。寺故多老楸樹，牡丹大半藂植楸陰下，位置絕佳，倍增幽趣，特遊之襍還如市。且有貸其地讌客者，酒食狼籍，談論喧呶，甚有下流男女調笑於人前，殊不可耐。與汲侯匆匆一覽，掉頭速去。吾國之不好芳潔，有如是，夫可嘆…

二十八日。晴。寄伯父書、二姊書、濟川書。得伯父書、李子東書。

二十九日。晴。王叔魯招隱，同席者杏丈、芰青兩丈，曙徐丈、傅丈。主人，今之大豪，室中陳設，富麗無匹，以案上古月軒花瓶一對示客，高約七寸，價銀一萬三千兩；又江豆紅印泥合一對，價萬兩，措大聞之，舌撟汗下。得濟川書。

三十日。晚大雨。

四月初一日。晨訪傅丈，階前牡丹盛開。白四自天津至。主人留午餐，餐後復大雨，牡丹如洗，倍示鮮妍。白四於春開亦南遊月餘，與傅丈互述所遊之勝，余聽之，聊當夢遊。

初二日。晴。至文友堂見會通館活字本《元氏長慶集》，半版七行，文夾注行十三字，祇廿七卷，詩廿六卷、賦一卷，無文。又明刊小字本《謝宣城集》甚精整，弘治覆元刊《文心雕龍》兩書，各議定三十二元成交。

初三日。陰。

初四日。陰。至場肆、冒雨歸。

初五日。晴。訪沈穉友，渠家蓄牡丹千盆，種色甚夥，且有中上種絕，獲自日本國、法國者，花時親友目緣諸觀，故沈氏牡丹頗有名於京師。茀盆盎羅列，堆架盈庭，視禪院名園偶植數叢於樹下、階前，其意趣活潑則有間矣。書估李寶之攜舊抄書數種，《小畜集》最佳，書法蒼勁，似出國初名賢手，通編一律，尤爲難能，遇「留」字俱作「留」，豈呂元黨手筆耶？得二姊書。

初六日。晴。瑟君生女，三朝往賀。至廠肆，以重價收明萬曆馮念祖翻

元刻《吳越春秋》一部。此本惟見於《天祿琳瑯目錄》，稱其精美，洵然。

初七日。晴。午後偕內攜女附火車回津。自去冬旅京就醫，計百有四旬，所苦無一少損。今茲言歸，決當屏絕醫藥，專事靜養，其瘳耶？其不起耶？聽諸天耳。

初八日。陰曀淒冷，恰似深秋。昨日途中感風，夜來大咳，今日殊委頓。寄芰青丈書。

初九。晴。訪傅丈、訪白四，寄杏城丈書、孔春霆書。

初十日。晴。林子有來候予疾。賀汲侯嫁妹。晚飯後傅丈來談至深夜分去。寄璞山書。

十一日。晴。得李子東書，言爲予收得如隱堂本《洛陽伽藍記》。去年天一閣書爲之竊出，有此書。予求索不得，爲董授金得，用西法玻璢版拍印，而以原本贈吳印臣。予託友人商之印臣，以所好相易。印臣難之，今子東別爲收得，欣快極矣。寄李子東書。

十二日。晴。傅丈來談。還七叔岳母款，本利付清。寄韓子元書。退文休承畫一軸。寄文友堂書，附明版《陸宣公集》、黃刻《儀禮》、張刻《禮記》各一部，又還書價百元，並託傅丈帶交。

十三日。晴。

十四日。晴。寄九妹書。

十五日。晴。用明抄本《劇談錄》校明刊本。抄本黃蕘圃舊藏，今歸涵芬樓。傅丈借得。寄于伯謙書。得傅丈書，復傅丈書。

十六日。晴。書賈張仁甫攜書求售，皆新版，自潮州丁氏者也。內有洪武本《曾魯考異》、《歐陽居士集》，半版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黑口、上下雙邊。雖明刻極稱罕秘，固可居奇。而庸估無識，乃號爲宋版，索價二千元，殆類病狂。然《持靜齋書目》固大書曰「宋版」，則不必以無識責彼估矣。予告以《曾魯》乃元明間人，并檢海源閣諸《目錄》爲之剖說，彼終不悟。蓋先入丁《目》之妄設，不可破也。又明刊《羅鄂州小集》，沈寶研批校甚精，鈐長方印一曰「寶研居士」白文，又一方印曰「太平老圃」亦白文篆鐫。印色俱相類，不審是居士所鈐否？予自壬子春得見張菊生所藏居士校《莊子》爲識居士乎，始証以黃蕘圃《題跋》，知居士爲義門高弟弟子，校勘精勤如其師。而近時葉鞠裳先生輯《藏書紀事詩》乃遺之。予留心居士之履歷、手跡，思以補葉氏之闕。鄧孝先藏臨義門校《史通》，予爲發明出居士手。去冬，無意購得居士臨義門校本《硯箋》。今茲又獲見其印記，若與居士結緣獨厚者，

或區區仰慕之誠所□耶？

十七日。晴。校《劇談錄》畢。

十八日。晴。

十九日。陰晴不定。傅丈由京寄來成化刊《東坡七集》，予請傅丈作介，購諸宗室寶熙者也。此書庚戌歲帶經堂書坊收得，予最先見之，紙墨甚精，卷帙完具，而議價不諧。壬子春，爲寶熙以三百五十元購去。數年來，予恆耿耿於懷。蓋《坡集》宋元槧斷不可得，惟此成化本最爲古，而流傳日希。偶一遇之，往往糢粘缺壞，此本精整，不可數數覯。予斥五百元得之，亦可謂能不惜錢矣。然予自收書以來，未嘗有一書之價俞〔逾〕二百元者，今茲亦破天荒之舉也。

二十日。陰微雨。午後汲侯來訪，同訪白四縱談，抵暮乃歸。

二十一日。雨。寄傅丈書、王叔魯書。

二十二日。晴。

二十三日。晴。寄李寶之書。

二十四日。晴。去年摹寫《柳柳州外集》未竟者四葉，十九日起補寫，今日卒業。

二十五日。陰。得十妹書、瑟君書。

二十六日。晴。寄李子東書。

二十七日。晴。得李寶之書、璞山書。

二十八日。晴。寄顧仲平書、李寶之書、璞山書。幼和赴上海接眷，囑其述余病狀，及伯父家中近狀告十妹。

二十九日。晴。得傅丈書。

三十日。晴。寄傅丈書

五月初一日。晴。

初二日。陰雨。寄芰青丈書。

初三日。晴。始校《南齊書》。

初四日。陰雨。

初五日。去年端節，余歸自京歸數日而病瘖，倏忽朞年，何時當脫體耶？

初六日。

初七日。連日陰晴倏變，風雨飄忽。孝先新自黑龍江歸來訪。寄于伯謙書。

初八日。晴。得傅丈書。

初九日。晴。寄李子東書。

初十日。晴。寄傅丈書。

十一日。晴。于季良還五百元、具三千元借券。勝芳典地與契合同俱繳還季良。

十二日。晴。寄傅丈書。

十三日。晴。得琂山書。

十四日。晴。

十五日。晚大風，雷電交作，入夜雨。書估自南中來，以書數種介丁俊臣求售，宋槧《范文正公別集》四卷，十二行二十字，即《楹書偶錄》所載者，古賦三首、古詩六十五首、律詩一百九十九首，目錄標題「范文正公別集」，卷中前後標題俱不著別字，版心題「文。文正集。卷幾」。卷一〈秋香亭賦〉「如春登雲」，可見北宋時老子本不誤。惜出元末撫印，多漫漶處，紙黑俱極劣，又甚敝損，不足觀矣。又正統刊《王梅溪集》，王惕甫有跋，係嘉慶辛未，其幼子嘉祿入庠，黃蕘翁持以爲賀者，印本亦太後；惟活字本《韋蘇州集》，白棉紙印，活版唐人集僅見者，索價三十元，在今日可謂廉值。蓋此估不識活版可貴也。擬以廿元得之。寄文友堂書，索購活字本《欒城集》。

十六日。晴。將以覆道藏本《韓非子》付裝，缺葉五，補寫。

十七日。晴。

十八日。晴。補寫《韓子》缺葉畢。

十九日。晴。連日嗆欬大作，寄李子東書，得六弟書。

二十日。晴。補寫《曲江集》闕葉，亦將付裝也。孝先、汲侯過談。孝先以買書負債，兩年來拮据日甚。予屢勸其去宋元板之不精真及易見者，不惟得錢救貧。即論藏書，亦正應稍事抉擇。邇來袁豹岑以豪貴騖收藏之名，揮金不吝，孝先去書大好機會，予復慫恿之，而彼猶躊躇也。得琂山書。

二十一日。細雨竟日。許仲雲藏王撰異公山水直幅，欲得價百元出售。月初，蕭丈、紹庭過津，予偶談及，蕭丈欣然欲得。因託胡楚卿致書仲雲商之，仲雲許易，即以畫付新銘輪船寄津。楚卿交來，予即代蕭丈付價百元，寄書蕭丈報命。

二十二日。陰雨。寄孔春霆書，得顧仲平書。

二十三日。晴。飛蝗蔽天。謁張坡老，見其貌雖少瘦而矍鑠不減，功名之念亦不減也。芷叔、秋舫同來候予疾，芷叔丁內憂，給假兩月，今已銷假視事矣。

二十四日。晴。晚訪汲侯談，得孔春霆書。

二十五日。晴。吉階弟明日回濟南，作書與蕭丈，附王異公畫使攜致。寄孔春霆書，渠昨來書言：「在山東買得元板《唐書》。」囑□寄觀。寄文友堂書。

二十六日。晴。甚熱，入夏以來，初揮扇也。

二十七日。晴。寄韓子元書

二十八日。晴，熱益甚。寄李子東書。入夜風雨交作。

二十九日。晴。張坡老來視予疾，殷殷問需何藥物，老輩愛人周摯之意，不可及也。

六月初一日。夜來大雨，巳刻晴。栗齋來談。

初二日。晴。訪栗齋、不遇。

初三日。晴。訪栗齋，不遇。訪靜闇。作傅丈書，附還惠校《左傳》、《高常侍集》，價一百元。記靜闇攜致。得傅丈書。

初四日。雨。得李子東書，寄來《洛陽伽藍記》，蟲蝕損甚，不堪觸手，殊爲恨惜。訪方藥雨，以便面二索其書畫。藥雨出視司馬氏四《誌》，云「先得其三，獨缺《景和》一誌。其友羅叔蘊，近爲獲之於日本。此四誌者，爲所蓄碑版中最得意物。」四誌中，予以爲《進宗誌》字姿勢尤渾茂也。復李子東書。

初五日。雨。寄韓子元、聚珍堂、李子東書。

初六日。先淑人忌日，設祭，連日陰雨，溽蒸難耐。得李子東書，云：「收得《國秀集》明刻本，有項氏、莊氏、莊氏、姜氏藏印。」

初七日。雨。

初八日。陰。孝先來談芰丈宅。電話告知九妹，由武昌到京寓矣。早間作書與九妹，郵寄武昌，尙不知其北來也。寄杏城丈書。

初九日。夜來大雨，日晡復大雨。寄芰青丈書、得李子東書、杏城丈書。

初十日。雨。李子東寄到《國秀集》，又《駱賓王集》十卷本，亦明刻。得袁靜菴書。

十一日。淒風苦雨，自辰及酉，瑟然若深秋。得李子東書。

十二日。晴。酉戌間，飄風疾雨，頃刻而息。晚過栗齋，談宋儒武斷自尊之習，流弊所極，如海通以來，交鄰儐事，其顯然者。栗齋深韙吾說。栗齋極推崇曾文正，謂爲孔明後一人，亦不刊之論也。得楊芰青丈書。

十三日。晴。得傅丈書。

十四日。烈風疾雨，自申及酉，溝澮皆盈，茗理過談。

十五日。陰。寄傅丈書、寄李子東書。

十六日。微雨。傅丈由京歸過談。

十七日。微雨。溽熱。韵伯來談，傅丈、栗齋、𠀋君繼至。

十八日。陰。謁傅丈，見莫楚生所藏明嘉靖刊《汲冢周書》，半版九行、行二十字。寄吉階書。

十九日。晴。晡後疾雨，頃刻而止。

二十日。陰。校《西京雜記》。晚過傅丈，不遇。訪栗齋談。得李子東書。

二十一日。陰。訪傅丈，借嘉靖本《西京雜記》黑口本、《注陸宣公奏議》，傅丈屬校《鹽鐵論》。寄李子東書。

二十二日。陰。校《鹽鐵論》。得吉階書

二十三日。陰。祖妣忌日設祭。

二十四日。陰。寄李子東書。

二十五日。陰、大風。寄杏城丈書。

二十六日。陰。校《鹽鐵論》畢，跋之。寄仲平書、璞山書、琯山書、李子東書，得李子東書。

二十七日。晴。幼和自上海接眷來歸，言三伯父病勢又增，非二人掖扶，不能移步矣。得杏城丈書。

二十八日。晴。

二十九日。晴。三日來天氣高爽，風日明瑟，殊不知在三伏中也。訪傅丈，不遇。午後傅丈過談，攜還《鹽鐵論》兩部、抄本《硯箋》一冊。又借去沈寶硯校《硯箋》一冊。

三十日。晴。訪傅丈不遇。

七月初一日。陰。訪傅丈，因過氷絲。

初二日。晴。借傅丈藏明刻本《晏子春秋》。

初三日。晴。得璞山書。

初四日。陰雨。寄傅丈書。

初五日。晴。邀蕭丈、紹庭晚飯，靜閣作陪。

初六日。晴。靜菴招飲，陪蕭丈。

初七日。晴。文友堂寄來明活字本《欒城集》

初八日。晴。聞孝先太翁季箎年丈有疾，往候之。孝先爲述病狀，似已沈篤。孝先日夕侍湯藥，亦殊憔悴。寄文友堂書、李子東書。

初九日。晴。

初十日。晴。得仲平書。

十一日。晴。校《齊書》畢。文友《欒城集》索值昂，交王茂齋寄還。

十二日。晴。三日來熱甚，今歲可謂夏行秋令，秋行夏令也。

十三日。晴。日本人島田翰垂世藏書，著《古文舊書考》，載彼國公私所藏古鈔、卷子本、宋槧本、彼國舊刊本、元明高麗刊本書百餘種，版式字體，紙墨備刊無遺，並詳舉文字同異，頗譏吾國抱經、千里諸賢校勘之麤率。持論雖未免過苛，然彼見聞之博，校勘之謹嚴，實有突過乾嘉諸儒者。欲與訂交，商榷校讎之事，作書寄之，兼商易其所藏高麗刊《傷寒論》、元刊明修《齊民要術》；並問其所著《群書點勘》於何購求，及《古文舊書考》二輯、三輯殺青竟未。晚訪氷絲，坐短廊，映月作清談，俗客忽來，敗之佳興。

十四日。晴。校《儀禮疏》。

十五日。雨，炎威頓滌，几席生涼。得傅丈書。寄還李子東《鶴林玉露》、《安陽詩集》、《全唐詩話》，交新銘船，孫茶敘。

十六日。晴。校《儀禮疏》畢。寄李子東書。

十七日。晴。寄杏城丈書、寄仲平書。

十八日。晴。寫《韋蘇州集》闕葉。書友張敬亭從灤州收書，過津求售，無一佳籍，勉強留支那本釋教書數種。寄韓子元書。

十九日。晴。

二十日。晴。昨夜就寢後吐血盈盂，今日至晚猶未已。室人驚惶，然神情泰然，略不痛苦，似非敗象。汲侯來視予，亦以爲宿垢將清之徵，或者其然乎？

二十一日。晴。寫《岑嘉州集》闕葉

二十二日。晴。得杏城丈書。

二十三日。晴。寫《注唐陸宣公奏議》缺葉

二十四日。晴。咯血數日未淨，昨夜所吐復多，至盈盂。校《晏子春秋》。寄杏城丈書。

二十五日。晴。

二十六日。晴。寄傅丈書。

二十七日。晴。訪氷絲。

二十八日。晴。校《晏子春秋》畢。傅丈昨自都中歸，過談。予藏活字本《韋蘇州集》缺末二卷，無從抄補。傅丈友人某近贈以殘本，缺首二卷，

恰可與予本互抄補完，亦可謂巧矣。還所借傅丈各書：《齊書》一匣、《汲古閣秘本書目》一冊、《注陸宣公奏議》、《韋蘇州集》、《晏子春秋》各四冊、《岑嘉州集》一冊。傅丈借去活版《韋蘇州集》一冊、《華陽國志》、《鹿門集》。寄芰青丈書。

二十九日。晴。

八月初一日。晴。傅丈還《硯箋》一冊。郡中鹽商王某，十年前恣意揮霍、聲色狗馬之外，間及古董書籍。然固胸無點墨，惟耳食下等估人論議以爲鑑別之資。家道旋落，兩年來，每有去書之說，而好古者都不注意，蓋知其所藏不足觀也。頃求售甚急，某賈攜數種示余。所謂宋槧《禮記》則明刊巾箱五經本。宋槧《史記》則明翻蒙古中統本，此猶未足深異。所謂明抄《公是集》，一展卷則版心大書「知聖道齋抄本」，而彭氏藏印又纍纍於卷端也，不禁令人絕倒。

初二日。晴。連日夕間劇嗆不能就枕，困憊不堪。

初三日。晴。

初四日。晴。昨服青龍湯，嗆稍平、得璞山書。

初五日。晴。校《漢紀》。

初六日。晴。訪氷絲。

初七日。雨。

初八日。晴。寄傅丈書、得傅丈書。

初九日。晴。日來嗆復劇。

初十日。晴。

十一日。晴。傅丈昨晚自都歸來，晨起亟往謁，以影天聖刊殘本《齊民要術》示：存卷一之首葉、十九葉二葉及第五、第八兩全卷。又日本舊刊《白氏新樂府》，皆宜都楊惺吾遺書。傅丈新爲作介，歸之政府。傅丈爲流布善本，兼徇同志之請，於料檢歸政府時，抽出秘籍數種，分俾同輩校錄。此兩書即以屬余。諸書固無非罕秘，而愚意尤以《齊民要術》可寶貴，雖隨〔隋〕珠荊璞，未足擬也。得吉階弟書。

十二日。晴。晨，傅丈來辭，將於今午偕氷絲往杭州，中秋夜湖上賞月，十八日觀潮，□□□□又賞桂花。又擬到常熟觀瞿氏藏書。予不惟不能追隨快遊，而一空呻吟枉然，不可終日其苦樂，相判若天淵矣。得三伯父書、得韓子元書。